



宋慈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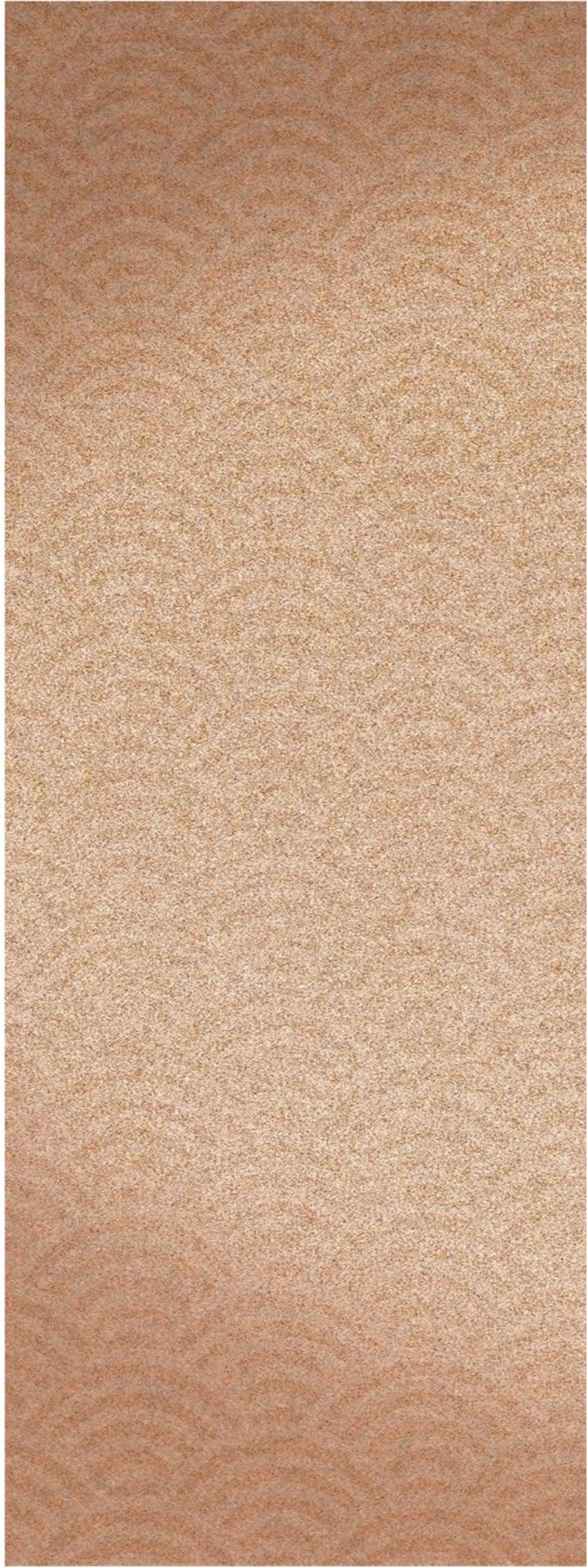
南平建阳宋慈研究会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HEXIAI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K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版式统筹：郭 凯
整体设计：智诚壹派

獄事莫重

于大辟

大辟莫重

于初情

初情莫重

于檢驗

ISBN 978-7-5550-0773-9



9 787555 007739 >

定价：188元



宋慈文化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南平建阳宋慈研究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慈文化/南平建阳宋慈研究会编.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550-0773-9

I. ①宋…II. ①南…III. ①宋慈 (1186~1249) - 人物研究IV. ①K825. 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68615号

宋慈文化

南平建阳宋慈研究会 编

责任编辑: 朱墨山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建壹度印刷有限公司 邮 编: 350012

厂 址: 福州市晋安区健康工业区1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44印张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773-9

定 价: 188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小说部分	(1)
兔毫盏奇案	(3)
仵作世家	(36)
芳草人形案	(66)
洗冤人	(91)
学术部分	(227)
世界法医之父 最古法医名著	
——宋慈与《洗冤集录》概况	(229)
《洗冤集录》点校	(261)
宋慈家族考略	(328)
宋慈墓葬与墓志铭	(333)
宋慈年谱与传记	(355)
宋慈题材的纪念活动与文艺创作	(373)
《洗冤集录》传世考述	(390)
《洗冤集录》相关典籍提要	(402)
宋慈诗文辑佚	(436)
纪念宋慈诞辰830周年全国诗词楹联征集诗词部分	(457)
获奖诗词作品	(459)
入选诗词作品	(476)
纪念宋慈诞辰830周年全国诗词楹联征集楹联部分	(497)
获奖楹联作品	(499)
入选楹联作品	(511)
纪念宋慈诞辰830周年全国诗词楹联征集书法部分	(565)



小说部分

兔毫盏奇案

故事发生地：福建建阳

盛满茶，入夜，以烛照之，但见全身浮现大大小小的兔毫花纹，花纹中跃动晕色蓝光……宋徽宗皇帝将其赐名为“兔毫盏”。这兔毫盏，在二十世纪被中外专家誉为“世界陶瓷史上的杰作”。

一 兔褐金丝宝碗

那时，武夷山南建阳东路芦花坪有个建窑很出名，因为那里出了一种特别的黑釉瓷茶盏。此盏造型凝重，釉水黑如漆，温润晶莹。盛满茶，入夜以烛照之，全身浮现大小兔毫花纹，花纹中跃动晕色蓝光，那灿烂的光晕随饮茶者观赏角度的变化而变幻无穷。宋代名臣蔡襄曾著有《茶录》，对茶具研究颇深，见兔毫盏后称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黄庭坚填词赞曰：“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清汤”，因为用此盏饮茶有不易发馊，悦目怡心等诸多优点。宋徽宗皇帝见了，赐名“兔毫盏”，并定“建窑”为“御窑”，所出宝盏限为御贡，禁传民间。凡物皇家一禁更身价百倍，有人走险，便要弄出案子来，这个案子就与兔毫盏纠缠在一起。

其时，又有日本人慕名渡海南来，欲求兔毫盏制作工艺，但是皇家御窑，如何能进？这个案子就发生在此时。

如同茶最初只被视为一种药材，先秦古籍中称“苦茶”。是在长期治病过程中，人们渐识它不单可疗疾，还是清热解渴又富清香的好饮料。医，当初也只被认为是专用于防病治病，但在长期审刑断狱实践中，人们发现医与断案有不解之缘，便有了法医。

这个案子的侦破人便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的撰集者，南宋大法官宋慈。案子发生在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这一年是宋慈自父亲去世回家守制之后，又因种种原因困居建阳家中的第八年。在这前一年，宋金相持了六年的战争因宋朝抗金军民的坚决抵抗和蒙古铁骑的日益强大，金军不得南下，终于派使臣到宋廷“通好”，战争暂告结束。同年，宋慈的好友、南宋著名词人刘克庄到建阳任知县。第二年，刘克庄就遇到了这个兔毫盏奇案。

案子首先奇在：此案侦破数日，已拿住了一个嫌疑人犯押在死牢。这一日，忽然来了个人投案自首，声称：“人，是小人杀的。尸首现在何处，也只有小人知道。”

刘克庄当夜升堂过讯。宋慈也被请来了。

“你为何要杀朱明潭？”刘克庄问。

“去年……”犯人姓朱名百佑，是个已有六十岁的茶农，相当瘦，说话时，仿佛有虱子在咬他似的，不时地耸肩蹭背，挪动身子，声音小得比蚊蝇之声略大一些，而且沙哑。

“大声！”刘克庄喝道。

“去年，朱明潭奸杀了小人之女。”犯人加大了声音，那声音愈发沙哑，仿佛不是从口舌说出，而是咽喉里直接压送出来。

“朱明潭于去年奸杀了你的女儿，你如何不告官？”

“告也无用。”

“为什么？”

“小人并未当场拿着，再说小人的女儿遭朱明潭奸淫后，便投水死了。”

“那你怎么得知？”

“女儿曾向母亲哭诉……”

刘克庄就这样细细问去，又问了何时杀的，何以选在这日，用何凶器，杀在何处，创口如何，血流如何，尸首现在何处，凶器现在何处，血衣现在何处……犯人俱一一供诉。刘克庄又问何故前来自首，犯人答说：“只恐冤了别人，况女儿大仇已报，自己死也无怨。”最后，刘克庄再问杀人是否受人指使，犯人答说，“积恨已久，并无他人指使。”

刘克庄几乎是挖空心思地问着，竭力想从犯人的供辞中找到破绽，但未发现前后矛盾的地方。他看了看宋慈。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的宋慈，无声地摆了摆手。

刘克庄只得令犯人画了押，又命取一面团头铁叶护身枷当堂钉了，监下死牢。

这时，跪了半日的犯人突然站不起来了，双腿不住地打颤，衙役只得将他架了下去。

当一千人都退下去后，刘克庄问宋慈：“惠父兄，你看……？”

宋慈说：“快去芦花坪取那尸首、凶器，再做计议。”

翌日，都头魏兹需奉命领人往芦花坪去挖掘尸首，取凶器、血衣等物，果然在凶犯供诉的地方一一找到，运了回来。

三天后的这日下午，县衙议事厅外，远远地站着众多衙役，任何人都不许靠近。这是刘克庄按照宋慈的建议布置的。

在此之前，宋慈受刘克庄之托，已会同县衙仵作看验了朱明潭的尸首，填了验尸表格。此时，除却尸首不便拿到厅中，凶器、凶衣都已摆在议事厅的案几上。

议事厅内，只有刘克庄和宋慈二人。

“此案，凶手不是朱百佑。”宋慈说。

刘克庄似乎觉得好友会这样说。可是，朱百佑的供诉，尸体、凶器等一应证据都摆在面前，这可不是推想，是实实在在之物。

“朱百佑供诉，是用板斧从背后照朱明潭脖颈猛力劈杀，朱明潭朝前跌冲几步，扑地而倒，随后翻过身来，仰面朝天，朱百佑就又照其面部补了一斧，朱明潭才不动了。”

“从尸检迹象看，凶犯作案，行凶步骤确实如此，脖颈处的创痕，血迹流向由脖颈处往后背下流，颜面一记创痕，鲜血朝四面溅开。”

“可是欺诈之处在于此二处创痕，受刃处细长而齐整，尤其是脖颈一痕，后端刃尽处尤细，加之创口裂处底部平阔不凹，可以肯定这不是斧劈之痕。而是凶手用一把相当锋利的短刃，从背后向被害者脖颈处拉了一刀，随后又在被害者翻转身时，向其颜面劈下一刀，此乃第一疑点。当然，这疑点只可说明凶器不是板斧。

“其二，尸检表明，脖颈一痕刃在左侧，颜面一痕，刀刃呈上右下左斜横走向，可以肯定凶手是个左手持刀者。而那日朱百佑在公堂画押，用的是右手。”查问亦表明朱百佑擅用右手。

“其三，这件染有血迹的凶衣，虽为朱百佑平日所穿，它却不是杀人凶衣。”

“如何见得？”刘克庄问。

“朱百佑供诉，这血迹，大多是他背死者往后山去埋时，从死者身上流到他身上的。从作案情况看，这也有可能。可是，这凶衣即是穿在凶手身上，中间隔着他的身子，怎会出现这样怪的迹象呢？”

宋慈说着展开了茶几上的血衣。刘克庄看到了那血衣前后两面的血迹，无论形状大小都几乎一样。

“这不难看出，是伪造之迹。因中间未隔人体，前后叠合，自然盈开，如出一模。至于血从何来，一只鸡，一条狗足矣。人血为咸，禽血为淡，这衣上之血是淡的，必是禽血。”

似乎断得天衣无缝了，于是一个问题又在刘克庄头脑里冒出来，如果凶手不是朱百佑，他又为何要来替人担此杀身大罪？刘克庄说：“那，凶手？”

宋慈说：“再调查。”

二 珠璧双联

17世纪，荷兰人从中国运往欧洲的茶叶正是中国武夷茶。地处武夷山南的建阳芦花坪一带，山势蜿蜒，溪涧如网，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是种植茶叶的天然宝地。兔毫盏问世之后，当地有个名叫朱开源的茶园主，在他经营的茶园里，培植出一种奇异的小白茶。这种白茶，外表白毫披复，泡后呈灰白色，滋味甘醇，清香满室，因叶瓣酷似牡丹，得名“白牡丹”。若用兔毫盏冲泡白牡丹，茶水有如雪花涌起，黑白相衬，色泽愈艳，于是兔毫盏与白牡丹可谓珠璧双联，相得益彰。朱开源很快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巨富，“开源茶庄”也从此声名远播。

朱开源死后，留下两个儿子。老二成婚后，只生了一个女儿，暴亡于时疾。老大传下三男二女，次子又死于霍乱，如今就剩下长子和三子。这时，“白牡丹”的种植技艺已为别的茶园主所获，“白牡丹”不再是“开源茶庄”所独有，其在当地首屈一指的经济收入也受到削弱。于是，朱开源传下的这两个孙子便将茶的生意逐渐向外发展。

朱开源这两个孙子，老大管理茶庄，老三往来于京都之间，经销白茶，总算还是当地相当了得的大富。

发案之初，前来告状的就是朱开源的长孙朱明湖。

朱明湖是乘马赶了百多里路，于午后赶到县衙的，门吏都认得他，立刻与他通报。

朱明湖约三十多岁，身材结实，长脸宽胸，仪表堂堂，眼下因赶路跑得满身是汗，气喘吁吁的，一见到刘克庄便叩首告道：

“刘大人，小民的胞弟怕是被人杀了！”

“怕是？”刘克庄问，“何谓怕是？”

“小民想准是。”

“你胞弟尸首现在何处？”

“不知道。”

“不知道？”

“这……”朱明湖脸都憋红了。

刘克庄曾与朱明湖见过一面，那是去冬刚来上任不久，朱明湖携其弟特意送了“白牡丹”来，因而晓得他也是地方上有些身份的人，现在见他焦急如此，话也辞不达意，便又问他：

“你既告状，可曾写有状子！”

“案急如火，小民只恐走了凶手，故不待修状，火速赶来报案。”

“你不必性急，状告何人，事由如何，案情如何，你是见过尸首，现在尸首失踪了，抑或是根本就没有见过尸首，你起来慢慢说。”

朱明湖站了起来，在衙役递过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缓了口气，开始有些条理地往下说。书吏也备好纸墨，一边听着，一边就将朱明湖的告说记下来。

朱明湖道：“状告石厚基，他是御窑的一个管事。小民胞弟

昨日方从京都回来，石厚基就于傍晚到我家中，约我胞弟上他家去喝酒。我胞弟去了。谁知道这一去就再没回来。”

“今日凌晨，我出到院中拿练筋骨，听得有人叩门，就去开门，一看，叩门的是石厚基，他见是我，却问我：‘明潭呢？’”

“我说：‘他不是昨晚到你家喝酒吗？’”

“他说：‘喝酒，昨晚早回来了。’”

“我说：‘那你去他房中看看吧。’”

“他去了，结果，回头说是：‘没人。’”

“我说，‘这就怪了，那我胞弟上哪儿去了？’”

“他又说：‘我再去看看。’一转身跑走了，这一去再没有人来。我想，他说‘去看看’。去哪儿看呢？这事有点蹊跷，当即唤起家人，去找我弟，结果寻遍了乡里，也不见他的人影。我只怕胞弟遭了石厚基之害……”

“慢。”刘克庄道，“你尚未见到尸首，怎好这样断言。你们两家原本结有仇怨？”

“仇倒没有。只有一桩事儿，不知会否结怨。”

“何事？”

“本乡福成春酒饭铺万掌柜有个女儿，年方二八，长得貌如玉，十分俏丽，人称白茶花，石厚基与我胞弟明潭都一同看上了白茶花，两家都送去厚礼，可是万掌柜只收下了我们家的。不知此事会否触发石厚基杀心，乞望大人万万与小民做主啊！”朱明湖言罢落下泪来。

“你莫急。”刘克庄说，“就此断言尚为时过早，你胞弟或许上何处玩去了，也未可知。你先在本县门房歇下，听候传问，待我即刻派人去传石厚基，事情会弄清楚的，你去吧。”

朱明湖下去后，刘克庄果然就派快骑，直奔东路芦花坪去。

半夜里，快骑赶回来了，告说：“石厚基去向不明！”

这石厚基是个单身汉子，人一走，也没有家人可以询问。这一来，刘克庄觉得事情有些要紧了。一边连夜叫人去传尉司的巡捕都头，一边立刻传来朱明湖，查问石厚基是何处人氏，本县有无亲戚，等等。朱明湖当即告知，石厚基原本崇安人氏，在崇安城有个大姐，此外不曾听说还有什么亲戚，刘克庄将有关情况都问过之后，就命朱明湖速去补张状子来。

朱明湖刚下去，本县尉司的巡捕都头魏兹霈也到了。刘克庄将一应情况都告诉了魏兹霈，接着就发下捕签，命道：

“你且带人连夜追往崇安看看，倘石厚基在那儿，即刻捕来不得有误！”

魏兹霈领命不敢稍怠，当夜点了二十名马兵，出城漏夜追去。

翌日，日上三竿之时，魏兹霈到了崇安，找到石厚基的大姐家，四下里围定，叩门而入。石厚基的大姐十分惊慌。

“你胞弟石厚基昨日可曾回来？”魏兹霈开口便问。

“不曾。”

“搜！”

魏兹霈也不多问，把手一招，官兵涌入。可是搜遍了，确实不见人影。再问四邻，也都说“不曾看见回来。”无奈，魏兹霈只得回马出城。

出城跑了约三十里，行至武夷冲佑观时，马队中有认得石厚基的官兵忽然叫道：

“看，那不是石厚基吗？”

只见前方岔道口的小酒店内，有个头戴毡帽的人正在那儿饮酒取暖，正是石厚基。

“抓！”

魏兹霈双腿一夹，一马当先。众官兵一拥而上，将石厚基拿